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Dista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aking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aPaPa* as an Example

ZHOU Jingjing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26, 2023

Accepted: January 6,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U Jingjing. (2024).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Dista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aking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aPaPa*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128–13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3.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3>.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nan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istics” is supported by the Hunan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Hunan Literature in Cultur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is supported by Hunan Education Department.

Abstr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retell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soul lies in reproducing the original style. The study of narrative distance presentation in novel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study, classical narratology is applied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perspective, etc., but the changes in these narrative features inevitably affec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narrator, characters, etc., resulting in the reader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takes *PaPaPa*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distance. It is found that some narrative features have changed, which leads to the adjustments of the narrative distanc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influences the narrative effect.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narrative distance; *PaPaPa*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OU Jingji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studying MTI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 lies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文學翻譯的敘事距離重構研究

——以韓少功小說《爸爸爸》英譯本為例

周晶晶

吉首大學

摘要:文學翻譯是對原作的再敘述,其靈魂在於再現原作風格。這種再敘述使得文本的部分敘事特徵發生變化,影響敘事交流效果。小說翻譯中的敘事距離呈現研究是文學翻譯批評的途徑之一。目前學界大多基於敘事時間、敘事視角、話語呈現等角度,將經典敘事學運用於翻譯批評的研究,而這些敘事特徵的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影響譯本讀者與敘述者、人物等的距離,造成讀者對譯作的不同闡釋。本文以《爸爸爸》原文及英譯本為研究對象,從敘事距離的角度入手,結合文體特徵和敘事風格,對比發現部分敘事特徵發生變化,導致敘事距離發生相應改變,直接影響敘事效果和接受效果。

關鍵詞:文學翻譯;敘事距離;《爸爸爸》

基金專案:2022年湖南省社科聯專案:敘事文體學視角下湘籍當代作家小說英譯研究;2020年湖南省教育廳科研專案:文化語境下湘楚文學的對外譯介研究——以《馬橋詞典》為例。

引言

韓少功於1985年12月完成小說《爸爸爸》,其譯本 *PaPaPa* 收錄在小說集 *Homecoming? and Other Stories*,由張佩瑤(Martha Cheung)翻譯。作者綜合運用了倒敘、插敘等手法,通過零視角講述雞頭寨的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丙崽、仲裁縫等人物形象;採取貼近鄉土的語言,形象又充滿感染力;在小說中,他描繪了多個湘楚地域特色顯著的空間。可見,《爸爸爸》極具敘事魅力。

當代敘事學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經典敘事學以文本為中心,著力探討敘事作品的結構規律和各要素的關聯,後經典敘事學將敘事作品視為文化語境的產物,關注作品與其創作語境和接受語境的關聯^①。近些年來,學界從經典敘事學開展翻譯研究時,多聚焦敘事技巧,如敘事視角、敘事空間,探討譯文是否有效再現原作敘事特徵,且未明確定義敘事距離的內涵。但白春香^②指出敘事距離並非一般的敘事技巧,實質上,它是小說敘事在修辭上追求的美學目標,聲音、時空等技巧都是作為敘事工具直接為小說距離控制服務,它和一般敘事技巧之間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本文基於前人研究,嘗試界定敘事距離,將敘事距離視作目的開展翻譯研究,探討視角、語言和空間的調整對敘事距離的影響。

一、敘事距離與翻譯研究

英國心理學家愛德華·布洛(Edward Bullough)在《作為藝術要素和審美原則的「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提出距離是審美知覺的主要特徵之一,在審美活動中,審美主體應該和客體保持客觀距離。接著,偉恩·布斯(Wayne Booth)^③將布洛觀點引入敘事學,他認為閱讀過程就是作者、敘述者等之間的對話,他們之間在價值、道德等方面存在規範距離。由距離一詞演變可知,它本義指主客體間在道德、價值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在文學作品中,敘事距離是敘述者用來調節資訊,由此形成敘述者與受敘者在空間、時間等方面的距離^④。偉恩·布斯(Wayne Booth)^⑤在《小說修辭學》指出,小說家的距離控制只有通過各種敘事技巧的精心設計才能完成。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⑥在《敘述話語新敘述話語》中把距離定義為「有多少」敘述資訊的範疇,而把「投影」界定為「通過什麼途徑」獲得敘述資訊的範疇。可見,敘事距離和敘事技巧是目的與手段,在開展翻譯研究時,需要厘清兩者關係,為目的語讀者呈現最佳閱讀效果。

目前,大多學者將距離視作敘事技巧,在翻譯研究時將其與視角、語言等一起考察譯文是否實現敘事等值。宋悅和宋會軍^⑦提出敘事文體學在翻譯研究中的分析框架,由敘事時間、敘事視角及敘事距離構成;王樹槐^⑧將更多敘事元素納入批評範疇,建構了一套敘事翻譯批評模式。此外,學界對敘事距離維度劃分十分含混,布斯將小說距離分為理智、道德等,但沒有具體闡釋,薩特把敘述者和作品人物的距離視作審美距離。本文借鑒布斯的觀點,將敘事距離界定為譯本中讀者與敘述者、人物、隱含作者等要素之間的距離,這中間存在審美和情感差距。其中審美距離是指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距離,情感距離是指讀者與對方在感情、情緒呈現的距離。

二、《爸爸爸》英譯本的敘事距離重構分析

學者蒙娜·貝克(Mona Baker)認為翻譯是再敘事的過程^⑨。經譯者再敘事,《爸爸爸》敘事距離因敘事特徵調整而發生變化。因此,本文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敘事特徵變化最突出的是敘事視角、敘事語言和敘事空間,基於此考察這些變化如何重構譯本的敘事距離,最終呈現怎樣的敘事效果。

(一) 敘事視角

敘事視角是指敘述者所感知和認知的方位,被敘的情境和事件通過它而得以展現^⑩。申丹^⑪認為敘事視角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涉觀察者的感知,另一方面則指涉敘述者的立場態度。前者主要涉及觀察位置,後者則主要涉及敘述者的聲音所體現的立場態度或觀念評價。敘事視角起著調節敘事資訊和敘事距離的作用。《爸爸爸》中,敘述者主要採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但也沒有放棄對其他人物的內心透視,多次將敘事視角聚焦到仲裁縫、丙崽娘、仁寶等人物身上。

例 1

源文本:……還有些石脈不知含了什麼東西,呈深赭色,如淋漓鮮血劈頭劈腦地從山頂瀉下來,一片慘

烈的兵家氣象。

目標文本：...The rocks had something in them, he knew not what, something dark red. He looked up, and it was as if blood was cascading from the mountain top straight onto his face, embroiling him in a tragic battle scene.

分析：源文本中，敘述者對村寨環境的描寫屬於第三人稱視角，敘述者站在故事之外，讀者和文本之間的距離較為疏遠，並借助擬人、比喻修辭手法形象地塑造當地原始的自然環境，以渲染雞頭寨神秘主義色彩。而目標文本中，敘述者將視角聚焦在仲裁縫身上，用他的眼睛感知寨子環境，試圖加深讀者對環境的認知。看到「一片慘烈的兵家氣象」後，仲裁縫似乎聽到了先人對自己的呼喚，這也預示雞頭寨在之後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敘述者從仲裁縫視角描述「慘像」，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仲裁縫的當下內心活動和之後言行，縮小讀者與人物的情感距離，人物形象更飽滿立體。

（二）敘事語言

小說語言可分為敘述者語言與人物語言。申丹^②認為人物話語可以是口頭表達，也可以是內心思考。小說《爸爸》的語言有極強不確定性。例如，為了故意混淆遠近和親疏，寨民把父親稱為「叔叔」。此外，敘述者將人物的話語行為通過概述或掩藏的形式進行敘述，強化敘述者的權威^③，小說中部分關於雞頭寨的宗族觀念、民俗文化通過敘述者話語呈現。

1. 人物語言

人物語言是小說重要組成部分，讀者能從中得到人物資訊。《爸爸》的人物語言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單向性，即說話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說話內容，全憑聽者的猜測和解釋；或是說話人自說自話，不在意聽者究竟能否聽懂甚至是否在聽^④。第二個特點是人物對話中運用大量方言，突顯巫楚地域文化。

例 2

源文本：……養你還不如養豬，豬還可以殺肉呢。呵呵呵，你個奶崽，有什麼用啊，背暱大的用都沒有，長了個雞雞，往後哪個媳婦願意上門？……

×媽媽

目標文本：...Better to raise a pig than to raise you, a pig can give me meat. Oh dear! Oh dear! You naughty boy, what good are you? Not even a grain's worth of good. And what's the use of that dicky of yours? What woman would marry you... H'm?

F Mama

分析：此處對話來源於丙崽娘與丙崽，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自言自語，兩者都無法理解對方說話的意思。源文本中出現較多語氣詞，強調人物個性，給讀者留以一定的空間去想像當時的場景和情境。寥寥幾句，丙崽娘對丙崽日後生活的擔憂，現狀的無可奈何從語言中自然流露。連續使用的幾個逗號並不是意味著丙崽娘沒有情緒，而是由於母親這一角色，在刻意壓抑情感。在目標文本中，譯者將「呵呵呵」處理為「Oh dear! Oh dear!」，前者的本義與快樂心情相關，它的意義逐漸演變為表達低落情緒的語氣詞；後者傳達的是驚訝、無奈的情緒，譯者使用兩個感嘆號來再現當時的情境，語氣相對高昂，這使得人物情緒更加飽滿，但與作者韓少功想要呈現的相對克制人物情緒產生偏差，拉開了讀者與人物的情感距離，弱化丙崽娘身上傳統

婦女的烙印。

2. 敘述者語言

作者韓少功在《爸爸爸》中還通過敘述者的語言來控制敘述距離。首先表現在前景化語言的運用,使讀者產生遠距離感知。其次,他創造了許多帶有巫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內容,涉及迷信禁忌。於愚昧村民而言,流傳下來的習俗、信仰就是權威。《爸爸爸》中有大量巫楚民俗文化,以敘述者的語言呈現,強化敘述者的形象。

例 3

源文本:還有些婦人,用公雞血摻和幾種毒蟲,幹製成粉,藏於指甲縫中,趁你不留意時往你茶杯中輕輕一彈,令你飲茶之後暴死於途。這叫「放蠱」。據說放蠱者由此而延年益壽,至少也要灶下一些留給來世的陰壽。

目標文本:Then there were women who caught poisonous insects of all sorts using cock's blood for bait. They ground the dried insects into powder and hid it in their fingernails. When your attention was elsewhere, they would flick the powder into your teacup, causing you to die a sudden death. This was called "casting the insect spell". It was believed that those who did this would gain longevity and good health.

分析:雞頭寨落在大山裏和白雲上,村民出山會遇到許多危險,因為害怕蠱惑,青壯後生一般不會輕易遠行。據查找,蠱有「蛤蟆蠱」、「蛔蟲蠱」等¹⁵。麻勇斌¹⁶將苗族民間所說的蠱分成兩個種類:毒咒類和毒藥類。前者認為蠱是通過咒語、手語指訣來發生作用的;後者傾向於蠱就是毒物,通過食物接觸而發生作用。據源文本可知,這裏的蠱是用公雞血和毒蟲製成,屬於毒藥類。在目標文本中,敘述者誤解其為毒咒類:cast xx spell,這種自相矛盾的描述會造成讀者對巫楚文化理解困擾,致使讀者與文本的距離被改變,削弱敘事效果。

三、敘事空間

查特曼(Symour Chatman)提出了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概念,前者指事件發生的場所和地點,後者是敘述行為發生的場所或環境¹⁷。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將空間劃分為語言的空間、故事的物理空間和讀者的心理空間三個維度¹⁸。龍迪勇¹⁹認為敘事是具體時空中的現象,時空包含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而其中的空間場景,它不僅是為小說情節結構要素之必不可少,其本身往往也具有特殊的意味。在閱讀效果上給讀者的印象往往超過了時間。《爸爸爸》呈現了許多帶有濃厚巫楚民間文化的空間場景²⁰。

例 4

源文本:「贏了!」

「我們贏了!」「我們贏定了!」

……

人們的歡呼太響亮了,嚇得丙崽上嘴唇跳了一下,咕咕嚶嚶……

目標文本:“Victory!”

“Victory for us!”

...

A thunderous cheer went up as the ox fell forward. The sound was too loud, too sudden, and smelled too strongly of alcohol; Young Bing was frightened, his upper lip twitched, and he started to mutter.

分析:此處描繪的是戰爭前,雞頭寨村民沿襲傳統,在祠堂前砍牛頭預測戰爭的場景。一個漢子在喝完酒後,手起刀落,牛的鮮血直流。源文本中,敘述者通過細微動作描寫丙崽嘴唇側面渲染當時血腥場景,「傻子」面對這樣畫面都不由得心一驚。目標文本中,譯者為了加強聲音效果,直觀展現當時場景,用誇張的修辭手法將響亮的歡呼聲處理成「a thunderous cheer」,並連續使用「too」加以強調,重構聲音空間,讓讀者感受到村民和丙崽兩者截然不同的情緒,推動情節發展;此外,譯者增加了對丙崽的嗅覺描寫,試圖從人物的各種感官加深讀者對場景的理解,烘托環境特點,這一空間重構突顯了場景混亂、殘暴,強化敘事空間呈現效果,拉近讀者與故事事件的距離。^②

四、總結

本文對《爸爸》原文和譯本進行對比分析,發現敘事視角、敘事語言和敘事空間的調整重構了《爸爸》譯本敘事距離,改變了讀者與故事人物和故事事件等之間的距離,創造了新的敘事效果,影響譯本的接受效果。其中部分調整存在譯者誤讀,如曲解丙崽娘的情緒,混淆雞頭寨民俗「放蠱」的含義,使得讀者接收到錯誤資訊,造成閱讀障礙,而將敘事距離維持在合理範圍能有效再現原文的敘事效果。^③本文呈現了敘事距離重構研究模式,試圖定義譯本中的敘事距離,但仍局限在現有研究較多的經典敘事學研究對象,期待有更多學者投身於相關研究,提供新思路、打開新視野。

注釋

- ① 申丹:《敘事學研究在中國與西方》,《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4期,頁110-113。
- ② 白春香:《敘述距離辨》,《外國文學》,2010年第3期,頁102-159。
- ③ Booth, W. 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p. 29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④ 方開瑞:《敘事距離的現代性與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譯寫》,《中國翻譯》,2021年第6期,頁118。
- ⑤ 布斯著:《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頁69。
- ⑥ 熱拉爾·熱奈特著:《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30。
- ⑦ 宋悅,孫會軍:《從敘事文體學視角看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英譯本》,《外語研究》,2020年第6期,頁79-89。
- ⑧ 王樹槐:《文學翻譯的敘事批評模式建構》,《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頁88-98。
- ⑨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p. 127. London: Routledge.
- ⑩ Prince, G. (1987).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p. 24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⑪ 申丹:《跨學科視野下對Point of View的重新界定》,《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頁1-13。
- ⑫ 申丹,王麗亞著:《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50。
- ⑬ 傅瓊:《敘事文體學視閥下〈逃離〉中的敘述視角與人物話語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2011年第3期,頁94-97。
- ⑭ 曾奕:《淺析〈爸爸〉語言的不確定性》,《文化學刊》,2022年第3期,頁74-77。
- ⑮ 陸群著:《湘西巫蠱》,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頁50-80。



- ⑩ 麻勇斌:《苗族民間異術簡史:生成與演變》,《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8。
- ⑪ Chatman, S. (1980).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p. 17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⑫ Frank, J. (1991). *The idea of spatial form*, p. 69-74.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⑬ 龍迪勇:《空間在敘事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8期,頁43-53。
- ⑭ LI Dandi & YUAN Yuwei. (2023). A literature review on domestic study on discourse mark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27-33.
- ⑮ 司顯柱:《言語行為框架·翻譯過程·文學翻譯》,《英語研究》,2006年第4期,頁91-96。
- ⑯ 王理行:《文學翻譯還需要忠實嗎?》,《外國語文》,2022年第3期,頁1-9。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